

## 羊肉泡馍

■王志华

每一个陕西人，都有一段羊肉泡馍的故事。在陕西人眼里，这种家乡的“好吃的”，是高级美食。不论城市，还是乡镇，几乎每条街道都能找到一家“老字号”的羊肉馆。一碗看似简单简单的羊肉泡馍，其实内在精致复杂，就如同人的情感世界。

小时候，家里条件不好。要是有什么“好事”或者“重要的日子”，下不起馆子庆祝，老妈就会亲自煮上一锅羊肉泡馍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把馍片掰碎，就着糖蒜，美美地吃上一顿。

新兵的时候，不适应部队生活的我哭着闹着要回家。新兵连长给我家打电话说：“这小子准是吃了异乡食物，不消化，闹情绪。”老妈一听，立刻放下手头的所有营生，火急火燎地跑到千里之外的新兵营给我做思想工作。老妈还带来了她亲手做的一整保温桶的羊肉泡馍。

说来也怪，在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将羊肉泡馍风卷残云之后，老妈的几句抚慰，让我的坏心情一扫而光，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证，一定在部队好好干。从此我认定，凡是思乡，定是“蛋白酶”在作怪。于是，每次休假回家，我总会上街买上两斤上好的羊肉，吃一顿“老妈号”羊肉泡馍。

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爸妈的养生观念也越来越强，饭桌上低盐低脂的菜吃起来实在没啥滋味。去年在家休假的一天，又一次面对桌上清淡饭菜的我终于受不了了，跑到一家“老字号”泡馍馆，点了一份“独食”。不一会儿，服务员便端上来一碗漂着油花的羊汤。我一边大口朵颐一边想：馆子里的就是好，味道香，油大，解馋！

回到家里，隐约听到爸妈在房间的对话。老妈伤感地说：“他爸，你说孩子是不是在外面待久了，不喜欢吃我做的饭了？为了让他吃好，我可是用尽了心思啊！”老爸则在一边安慰：“娃在外面吃一顿也挺好，换换口味，你别想多了。”听到这里，我突然觉得胃里堵堵的，一股酸意瞬间涌上心头。

其实，就是在那次休假，进站的列车还没停稳，我远远地便看见在站台上等候我的爸妈。老妈显得消瘦了很多，两鬓也多了几丝白发。下车后，我心疼地抱着她，“责怪”了好久。休假结束归队的那天，爸妈又来送我。在相同的位置，我惊奇地发现，老妈的头发竟然黑了回来。原来，老妈为了不让我操心，前一天晚上偷偷跑到理发店染黑了头发。坐在车上，看着一个劲地朝我摆手，嘴里不知道在说着什么的老妈，看着她那不太自然的黑发，我的眼眶瞬间便湿润了。

聚少离多的日子里，我越来越想念老妈做的羊肉泡馍。多少次，我回忆着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羊肉泡馍的情景：掰碎馍片，舀上一勺老妈自己做的油泼辣子，剥一块老妈自己腌的糖蒜，连肉带汤地吃进肚里，一股股暖流便游走在全身，汇聚在心头。

“妈，今年春节我回家，别忘了给我做羊肉泡馍……”电话那头，老妈像小孩子般“咯咯”地笑出了声。



扫码阅读更精彩



# 修路人·养路人·赶路人

■陈俊晖 口述 党亚楠 整理

寒假将至，母亲像往年一样嘱咐：“别忘了把军装带回来，你爷爷和爸爸最喜欢看你穿。”爷爷和爸爸生前都是老兵，却都没能来得及看我穿上军装，我就每年穿回去给他们“看”一次。格尔木的风沙那么大，他们的墓碑该不会又快被风沙掩埋得看不见了么。

爷爷曾说，只有傍晚的时候格尔木的风沙才会小一些。我小时候，爷爷最喜欢在夕阳西沉的时候，牵着我爬上高高的沙丘。远处，蜿蜒的青藏公路一览无余。爷爷就那样静静地极目远眺，不曾停歇的风刮得我们的衣服哗哗作响。爷爷说，这声音就像当年进藏修路部队的红旗在风中招展。

上过青藏高原的人，无一不被青藏公路的壮观所折服。在如今看来依旧困难重重的修建工程，却在当年的七个月零四天里，切断25座雪山后，创造了一个长达1283公里的奇迹。

“是慕生忠将军带着我们上高原的。那时候比不了现在，机器、车辆要啥缺啥，修路全靠人的一双手啊……”年轻时的拼命，终究让岁月过早地压弯了爷爷的腰，每说一会儿话都会伴着一阵剧烈的咳嗽。

爷爷捂着嘴，使劲压抑着自己的咳嗽声，摆摆手：“老了老了，不中用了。要是老李还在，就好了！”老李是与爷爷一起修路的战友。当年，一次普普通通的高烧，

因为没有特效药物，道路不通又无法后送，再加上严重的高原反应，让年轻的他倒在了青藏公路上。

因为条件有限，所有倒下的修路人都就近埋在了青藏公路边。时间一长，坟堆连成片，从进来的方向蜿蜒至眼前。埋葬老李时，慕生忠将军也来了。将军朝着老李的沙堆鞠了三个躬，转过身，抬手擦了擦眼睛。他谢绝了递过来的手绢，只是声音略带沙哑地说：“没事，今日风沙大，眯了眼。”

青藏公路修通的那天，待欣喜若狂散去，余下的还有悲凉。当初进藏的修路人，剩下的已不足三分之二。路修通了，但工程并没有结束。由于当时修筑的大多数是算不上等级的沙砾路面，所以后续的修缮和养护任务必不可少。和大多数人一样，为了这条路，爷爷毅然把家安在了青藏高原，把这辈子交给了青藏公路。

让爷爷这个老“青藏路人”更为骄傲的是，他最钟爱的女儿、我的母亲从大学公路工程专业毕业后，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，回到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，继承了他奋斗一生的事业。

在格尔木（青藏线起点站）公路养护站工作的母亲有一双让人不忍直视的双眼——厚厚的老茧坚硬无比，因常年劳作的指节突出变形；夏日里，手晒得黧黑干瘦，到冬天一遇上寒风，立马

就被撕开数道裂口，红肿异常。为减轻痛楚，母亲的手上缠的满是医药胶带。到后来，一双手竟是连一丝裸露在外的皮肤都没有了。

母亲刚参加青藏公路养护工作的时候，工具还是以铁锹、十字镐为主。养护站有一辆老旧的手扶拖拉机，当作运料车和上下班的交通工具。只不过这辆拖拉机实在太过老旧，浑身上下叮叮当当，随时都有散架的危险，飘出的黑烟老远就能看见，“呼呼”地往人脸上兜。

母亲遭的罪，让跟爷爷在青藏高原待了一辈子、从无怨言的奶奶彻底崩溃。她捧着母亲变形的双手，双目含泪冲爷爷喊：“你看看娃的手，你忍心吗？”爷爷沉默着蹲坐在门口，只有唇边烟头的点点红光随着吞吐微微闪烁。

后来，母亲与同在青藏高原工作的父亲结了婚，彻底在高原上扎下根来。当初，父亲本已凭借战士考学下了高原，结果毕业时，他又主动回了高原，干起了老本行——青藏线上的汽车兵。

从我记事起，母亲“养路”，父亲“赶路”，家里常常没有人。尤其是父亲，一年中的三分之二时间都奔走在青藏线上。因为强烈的紫外线辐射，父亲年纪轻轻就已谢顶，残存的头发也稀疏寥寥。大院里的叔叔们都笑称：“这可是老高原干部的必备标志，跑得越久，头顶越亮。”

即使在青藏线上跑了20多年，在有些高海拔的点，强烈的高原反应还是够让父亲受的。长途跋涉中，他只能用布紧紧地勒住头部，以痛止痛。心疼不已的母亲每每劝他少跑几趟，他都会摆摆手笑着说：“这说明高原还没把我当自己人，我还是跑得不够呀！”说完，便拎着灰扑扑的军大衣出门了。

刚开始跑青藏线的时候，父亲没少吃夹生饭。后来，母亲就蒸上一大锅馒头，给父亲带着路上吃。有一次出车回来，母亲像往常一样迎父亲进门，习惯性地去接馒头袋，却发现袋子完全见了底。后来才知道，那次回程路上，车队遇到了暴风雪，困在足足齐腰深的雪窝里。那两天，全队人就靠父亲带的一袋馒头和冰雪充饥，等待着救援。母亲什么也没说，只是下次交给父亲的馒头袋大了一倍。

长年累月积劳成疾，父亲一番思量后，决定在我高考后申请转业。即使做出了选择，父亲照常工作、出车，更加紧了对战士们的训练和指导，比之前更忙

了。2014年1月，春节前的最后一趟任务，父亲自然一马当先。车子开动时，父亲突然把头探出车窗，对前去送别的我们说：“最后一趟了，等我回来。”车队开远了，可父亲那光秃秃的头顶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，那亮闪闪的反光让我觉得有些刺眼。

3天后，一阵电话铃声突兀地响起，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随即便听到了电话里传来的焦急声音：“嫂子，马上有车来接你们，车队不行了……”我的父亲，在沱沱河兵站写行车日志的时候，以伏案的姿势，永远地睡着了。

春去秋来，寒来暑往。今年7月份母亲就要退休了，而我也要从军校毕业了。我知道她退休后的打算——想沿着青藏公路看一遍，然后去沱沱河兵站，去看看父亲最后待的地方。

但是母亲还不知道我的打算。我想去看爷爷和爸爸的时候再告诉她，也告诉他们，我要回到高原上，做新时代的“赶路人”，继续他们未走完的路。

配图制作：方汉



## 家庭秀

“男儿不报国，枉为大丈夫”/妈妈，正是您的这句话/让我闪电一样冲出去/瞬间就挺成傲岸的山梁

来自个自拍吧/我亲爱的妈妈/这金灿灿的星光、霞光和荣光/正是您的乳汁/奶大的河流呀  
此时此刻/让我靠紧您的心/让这忠诚、感恩和报喜/凝成永恒/开成您怀中/这束幸福的康乃馨

定格

近日，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邀请家属来队，和受奖官兵一同登台领奖，见证“荣誉时刻”。图为荣立三等功的下士熊广军与母亲开心自拍。满满的自豪，洋溢在这对母子的笑脸上。

■焦洁/文 李翌阳/图



## 家事

# 爸妈，就是儿子的家

■蒋德红

爸妈说，他们是没有家的。

爸妈结婚没多久，就作为六兄妹中的老大从家里分了出来。没有房子的爸，借钱请人挨着老房子修了一间不足50平方米的瓦房。后来，在这间瓦房里，有了姐和我。

说是瓦房，也就是顶上有瓦而已，墙是夯土垒的。为了分开功能区，爸用竹篾编成隔墙，两边抹上泥，将原本只是一间的大屋，隔成了卧室和堂屋。堂屋的正墙上，贴满了姐和我从小到大的奖状和我参军后的各种喜报。

我和姐就在这样的家里成长。如今，姐从这个家嫁到远地，我也从这个家里参军入伍，结婚成家。一晃20多年，我在北方守着国，爸妈在山上守着家。

这几年，邻居们慢慢地都搬出了大山，那曾经热闹的山沟越来越安静，爸妈的日子也越来越寂寞。爱人随军到部队后，单位给我分了一套两居室的公寓房。自觉不能再让爸妈在那山上受苦的我，不顾他们的反对，硬把从未出过门的二老接到了部队，和我一起生活。

可是，离开生活60多年的老家到城市来，爸妈很不习惯，更闲不下来。一有时间，他们就上街捡拾废品，挨着商店收纸板，再拿去卖。爸甚至还为自己整了一套行头：买来橡胶手套，把手

电筒弄个皮筋戴在头上，还用铁丝做成钉耙……每天匆匆吃过晚饭，爸妈就全副武装“上岗”，还赶在我加班回家前回家，在床上装着打起呼噜。

这些都是爱人偷偷告诉我的。告诉我这些的时候，她还叮嘱我千万别说是爸。可有一天，爸妈收拾废品时遇上了暴雨，回来都生病了。我一股怨气涌上心头，朝爸吼：“儿子能养活你们，你们能不能安心享享福，别折腾啦！”

爸没说话，侧着身倚在床上，呆呆地望着窗外，咳得厉害。我突然意识到，爸妈想家，想大山那个下雨漏雨、刮风透风的家。

没过多久，姑父打来电话说，家里的老房子有些裂缝啦。那天，爸连屋都没出。等我回来，爸对我说他要回家。

看着爸妈已经收拾好的行李，我心里难过极了。爱人劝我：“有时候，我们给老人的爱是‘逆爱’。而所谓孝顺孝顺，是既要孝敬又要顺从，让他们按自己的想法生活，那样他们才欢喜痛快。”

是的，自从爸妈和我们一起团聚在北国的边关，他们并不开心。故土难离，他们依然喜欢那个大山沟，喜欢劳作，喜欢那个破旧的家！

喜欢回家了。妈打电话说，头天晚上10点多才到家，房子裂了一道拳头宽的缝，爸妈没敢住进去，便在屋檐下裹着被子对付了一夜。那晚，老家下着

大雪，妈说“冷得一夜没睡着”。

春节，我和姐带着各自的爱人孩子回家陪爸妈过年。那时，爸妈已经在邻居家空荡荡的屋里借住了一段时间，看挤在一起的全家9口人，爸端起酒杯又放下，低着头念叨：“爸这辈子真窝囊，连像样的家都没有给你们……”

“你这老头子，娃儿接到部队享福，你死活要回来守你的破房子，你能怪谁？”听着妈埋怨，我们都沉默了。可妈又话锋一转，劝慰起爸来：“俗话说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身体好，天暖起来，咱就把房子修起来！”

“啥修个修，这个破山沟修房子有啥用？花十多万也不值得，咱俩还能活几年？”说完，爸把碗里的酒一饮而尽。

看着爸沮丧的样子，我爱人开口了：“爸，这次回来，我们就是想回二老商议修房子的事。需要多少钱，我们出，一定让您和妈妈有个舒服的新家！”我和爱人早就商量过了，我假期太短，不可能短时间就把房子修起来，如果让爸操劳修房子，他们的身体肯定吃不消。所以我们决定把装修事宜承包出去，让爸妈监督，修好后可直接入住。

一切按计划有条不紊地开展。爸嘴上不赞成我修房，可看着施工人员进驻，他时不时就拉上妈去新房址上转悠。

假期结束回到驻地后，妈妈每天都

打电话向我汇报建房的进展：“房子地基打完了”“一楼修好了”“房子就等着上梁盖瓦了”……话语里无不透着幸福和喜悦。

我操心着房子的“硬件”，爱人操心着房子的“软件”。爱人说：“爸妈的洗澡水都是用做饭炒菜的柴锅烧，水上面一层油，要不趁机把热水器配齐喽。妈睡硬床浑身疼，给二老也买个软和的新床吧。还有，那台用了十多年的电视机已经到寿命了，干脆给爸妈买个液晶，让二老也享受享受……钱，用完了再挣。感恩尽孝，我们等不起。”听着妻子的话，我的心里暖暖的。

热水器、电视机、新床新衣柜……在我千里之外的“遥控”下，一件件被拉上大山，搬进了新家。妈一次又一次地“埋怨”我：“娃啊，这得花多少钱啊……”我没回答，只告诉他们，保重身体，好好守着这个家。

搬家的日子，是爸特意挑选的吉日。他还破天荒地敞亮了一回，请了亲戚朋友一顿酒。妈说：“半辈子了，从没见过你爸这么高兴，都喝多了还在说着‘好好好’。”爸抢过电话：“娃啊，爸死了都值得了。我做梦都没梦过，能有自己的小楼房，有自己的家！”

妈曾说，儿子就是爸妈的家。可在儿子的心里，只要爸妈在，家就在。爸妈，就是儿子的家！

## 军嫂空间

# 抢票

春节在即，又有无数军人因坚守岗位无法回家，又有许多军嫂开始准备加入春运中的美丽“逆行”。这段时间，“抢票”已经成为她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且让我们听听她们关于这场“大战”的七嘴八舌——

吃胡萝卜的小姐姐：军哥今年又不能回家过年了，我决定去部队陪他过春节。知道票不好买，我早早地算好时间开始“抢票”。可“抢”了好几天了，抢票软件显示已经帮我刷新了70多万次，还是没有买到。没办法，只能拜托亲戚朋友帮我“加速”了。车票啊，想说爱你真不容易啊！

小橘子酸：早些年，买车票都得去火车站窗口。裹着棉大衣，坐着小马扎彻夜排队的事，我也经历过，那才是真正的“抢票”。现在足不出户就能购票选座，时代真是进步了太多。楼上的妹子别着急。临近出行日子的前两天，还会放出好多票，还有不少预售后又退回的退票。等那个时候你手快一点抢，保管能抢着满！

莎莎sara：你们还不知道吗？今年春运期间铁路推出“候补购票”功能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在12306平台登记购票信息并预先支付票款。这样一来，系统就会在有余票时，自动帮你“抢票”。大家快试试吧！

绵绵羊：一个月前，老公告诉我终于确定春节休假。为了不耽误他的工作，我主动把“抢票”这事包了下来。可这事还没抢到，部队临时有重要任务，他的休假又取消了。虽然也明白这是他的职责所在，可我的心情真的好酸涩。听到姐妹们“抢票”的经历，真心觉得那是让人幸福的苦恼啊。希望你们都能尽早抢到票，一家团聚！

蜜枣：如果是选择在窗口买票的话，咱可以凭军属证明走“军人依法优先”窗口优先购票。上周，我就是在那里买到票的。当时，看到还有许多人面带焦急地排队等候，我十分感慨。我们军属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待遇，要好好感谢党和政府，要支持另一半在军营好好干，才能对得起这份“优先”。

古月田田：顶！

（郭柳婷整理 高旭尧制图）